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十九回 真廉訪明鏡雪奇冤

太上本無恩怨，蚩蚩樸樸忘言。人情到死往來難，一切機關不管。及至有生衣食，君臣婚宦多端。無心片語造盆冤，聽說龍圖重見。

大凡世上的事，最難勉強的是姻緣。只因數已前定，也有遲早不一，貧富不同，遠近不論。自從當日買臣之婦崔氏一念負心，不做到那改嫁不已，豈不是喪心的麼！後來潑水難收，只落得馬前羞死，也免不得是負心之報。只因他只覓目前，不慮後日。看來讀書之人一朝發積，平步青雲，那裡就海水好把斗量麼。也不但婦人家有此淺見識，就是世間男子，誰不是這等見識？古人說：「富貴他人合，貧賤親戚離。」可歎，可歎！此亦炎涼勢利，古今一樣的局面，不必論他。更有一種使盡欺心，謀人財產，占人妻女的，一發更是禽獸所為，皇天難道沒眼麼？

宋末時，福建建寧府壽寧縣，有一人姓鄔，名百順，號匪卿。這鄔匪卿是個閩中財主，向年走過了幾次西洋，家資巨富。前妻死了，閩中人奉承他富積金銀，家家都來求親，情願白白把個女兒送來與他。高者不成，低者不就。鄔匪卿道：「我憑了這些少家資，只要娶個我自家中意的婦人，誰耐煩要他賠嫁妝奩。若要為著貪他妝奩時，倒把個好婦人倒錯過了。筒來筒去，都不中意，也是時辰未到。一日，鄔匪卿坐在家中，收拾些行李，將欲起身往廣裡去，門外來了一個人，卻是徽州府婺源縣人，姓程，名洵，號汾橋。做人忠厚老實，也是個老江湖，向來與鄔匪卿做夥計生理的。這日，程汾橋制了些絲綾綢緞貨物，約有千金本錢，來與鄔匪卿商議，要去廣東走走。匪卿大喜，安排些酒食吃了，二人就同去。叫了一隻五艙的大號海沙船，趁著順風而行，不只半月，到了廣東潮州府的地界。

一到了岸時，就有許多牙行主人來看貨物，卻好廣東正在缺貨，問了價錢，說了行情。一個牙人姓李，原是個不良之人，得了一主橫財，也是謀了一個山西客人的，就發了家，就在這潮州城外，開了個蘇、杭、閩、粵雜貨老行。若客人急要回家時，他就有現銀應客，因此四方主顧，來的都到他家，諱名叫做李花兒。因他各路走得熟，又口舌利便，趁錢在行，廣東人口號，說「在行」叫做「花得來」，故此人人叫他做李花兒。這李花兒就兜攬鄔匪卿、程汾橋兩個客人，到他家中住下，把貨物都搬在他家裡。住了十來日，他二人說：「如今貨物才長，我們再等幾日，待價錢大長時，然後發賣也不遲。我們是久慣做客的，誰待要思家麼。」自此只在這李花兒家，住了許久。這李花兒有個妻子王氏，生個女兒，年紀十七歲了，許了人家，尚未嫁去。一日，這鄔匪卿因出外早了，冒了些雨兒，身上衣服濕了。回來等不得叫人去取火，要烘焙他燥，自己就忙忙的走到主人家裡邊去取火。剛剛走到灶下，取了一個火盆在手，抬起頭來，只見那李花兒的妻子，同著這個女兒，整治午飯，與外邊眾客人吃的。匪卿拿著火盆，看了半日，看得呆了。這女子果是人物兒生得好，匪卿一時見了，就看得有十二分人才，十二分標緻。廚下事體，一切能幹。匪卿就起了個欲娶他之心，看了一會，走了出來，把火盆放下，且不去烘乾衣服，呆呆的對著天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我要娶他也不難，有的是銀子，帶的是貨，將些送與這李花兒，難道他不肯嫁我麼？」又思付道：「這女子年紀大了，主人家也有本錢的，或者這般年紀已是許了人家。」又思一回道：「就不曾許人家，我卻是個外鄉人，他也便就不肯許我娶去。」胡思亂想。過了數日，倒行坐不安，只情思量起來，把那賣貨一事，都不在心上了。程汾橋終是個老實人，對匪卿說：「兄長莫不有甚心事麼？這幾日我看你行坐不安的，卻是為何？客路裡放開懷些，賣了貨物，與你就回家了，何必如此掛懷？況今物價驟長，料不得個不趁錢哩。」一手就扯了這匪卿，同到外面散散悶去。走了半里多路，一個酒館甚是乾淨，店門外一對門聯，上面寫道：

李白醜醜，不省下樓扶上馬；

口口口口，雖然騎馬似乘船。

酒保數人立在門旁，專一迎接四方遊客。汾橋就扯了匪卿，占了一個閣兒，吃了半日酒，匪卿稱謝。欲待起身，只見外面有個唱曲兒的走入閣兒裡，輕敲檀板，慢撥胡琴，頓開喉嚨，便唱了一套「客館蕭條春將盡」的曲兒，越打動了匪卿心事，一時有些不耐煩起來。汾橋道：「我與你好兄弟一般，千里經商，無非為些利息。如今生意得利罷了，相請仁兄散悶，為何只是不快？你可有甚言語對我說麼？」匪卿就對汾橋說道：「深感老兄錯愛，如何敢隱瞞？」只因這般這般，如此如此的緣故，說了一遍。說：「我因家中前妻死了，我便娶他，但不知他肯不肯哩。」汾橋聽了，大笑道：「我道是為甚緣故。既為此事時，何不早說？自古道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。你今又不要強佔他的，憑媒說合，還來送些財禮，若肯允時，道不得個有緣千里能相會，怕不就是你妻子麼？若不肯時，賣了貨物，回家另娶。廣東人說得好：『不笑淫，只笑貧』哩，有了銀子時，愁甚麼沒妻子麼？」說畢，又笑。這匪卿被他一席話，倒也說得快活起來。便道：「他若肯將女兒嫁我，我這數千金貨物都送與他，也是肯的。只是如今那得一個媒人哩！」意思就要汾橋替他做媒。汾橋說：「你要討他女兒，卻好又是我去做媒，可不是夥計商了，謀他女兒麼？這卻使不得。須是尋著本處做媒的便好。」只見對面座兒上，有兩個飲酒的，在那裡聽得這一句「要尋本處做媒的」話，就來接口應道：「你二位貴客，可要娶誰家女兒，還是做大，還是做小，或時暫娶，或是娶回？還是要賠嫁，或是沒財禮哩？」憤做媒口角，一時就說了許多題目。匪卿轉身拱一拱手道：「足下想是久做月老的麼？我在下是個閩中客人，來此生理，因娶這主人家李花兒的女兒為後妻，因我這夥計說：自家夥計，不好做媒，因此要尋貴地一個媒人。既足下在行，就相煩成事則個。」那兩人聽了大喜，立起身來，匪卿就請他二人過來同坐了，叫酒保重新整起酒來，又說了一遍：「若事成時，謝媒每人三十兩，你二位只要包得事成便好。」二人聽了歡喜，說：「貴客請回，我二人明早就到李家，說了再來回話。」一同出了店門，仍舊是程汾橋算了酒錢，自回下處去了。

那二個憤做媒的，一個叫賽春風吳一泉，一個叫元齊月陳東橋。這兩人口舌唧溜，男家說少，女家說多，真個是十說九成，就像春天的風，元宵的月，無人不愛著他。二人得了匪卿言語，一路商量道：「那李花兒女兒，今年十七歲了，小名嬌姐，原是我二人做媒，定與水北巷真秀才為妻。只因那真秀才如今窮了，一時討不起，不曾娶得，須不曾行禮納聘。卻是那李花兒學好人做作，說什麼喜愛他的文才？看得這真秀才中童，親口許他的，如今怎好去說得？」賽春風想了一回道：「我有個計較。如今先打聽得李花兒不在家時，先去與他妻子、女兒說了。只說真家十分的窮，卻是嫁他不得了。況且原未行禮，又未受聘物，你女兒又不曾出口氣與他，便另許了鄔客人，也未為賴婚哩。婦人家聽得如此說，畢竟喜著這富的，厭著那窮的。他妻子若應允了，不怕李花兒不允。」元齊月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這日，李花兒恰值出去討帳，不在家中，二人來見了李花兒的妻子，一五一十，說了一遍，臨了又說道：「果你肯時，那鄔客人說，這幾千金的貨物盡數送你，分文也不要，況他家裡還有萬全家私，只少你這個善當家、極標緻上好的女兒哩。」李花兒妻子王氏，原也是個小家子出身，聽了這些言語，巴不得退了這真家，許了這鄔家。但不知女兒的心裡如何，就好允得。便道：「恁地時，待我丈夫回來商議，明日你們來討回覆罷。」二人去了。

王氏進房，細細的與女兒嬌姐說了一遍，嬌姐思量道：「真家窮了，若嫁他時，只好守貧，等得他富貴時，也不過是富貴罷了。如今現現的財主倒不嫁他，卻去等發積。若等得他終身不發積時，乾淨誤了自己。」這李花兒出身是不良之人，原不是什麼詩禮名門，有甚麼文公家教。他的女兒只合有如此相識便了。想了一會，算計已定。王氏停了半日，走來問女幾道：「你說嫁那鄔客人可好麼？」嬌姐不則聲，只笑了一笑。王氏會意了，便等李花兒走來。不等李花兒開口，一頭撞去，就娘天娘地的哭將起來。從巳牌時分，直哭到晚。李花兒對著他，只不言，過來問這走動的使女，都說不知道。又問一個小廝道：「今日有甚人來？」小廝應道：「沒甚人來。只有那兩個做媒的賽春風二人，來見了王家婆，就去了。」李花兒只道真家央他來說親，便笑道：「恁地時，卻好了，『女心外向，從來有』。如今女兒長大成人了，做媳婦的規矩，件件皆會，你這樣哭著，不捨得時，難道叫他終身不嫁人罷？」王氏照著李花兒臉上啐了一口，道：「梅氣！什麼真家，假家！他如今窮得不濟了，我女兒犯了甚罪，叫他該活活的就餓死

哩！你若不依我言語，將我這一塊肉斷送了。左右到真家也是死，不如我先與他同尋一個自盡路罷，何苦牽腸掛肚，去嫁那個窮人麼？」李花兒道：「如今就不嫁他時，嫁誰？」王氏道：「我這般花枝一個女兒，怕沒人要？現今有這鄔客人，他早晨央媒來說：你若肯將女兒嫁他時，他這幾千兩本錢的貨物都與了你哩。」李花兒起初那口口許嫁真秀才時，也是一時高興，不是個真正憐才的孟嘗君。及今幾年來，又不見他高中，雖無悔親之心，卻也不曾受真家的聘物，被妻子說了一番，又見女兒也心中不願到真家去，後來說到幾千金都與了他，就一時見財起意，即便對王氏道：「恁地時，不消哭得。我又不曾受真家聘禮，如今便許嫁那鄔客人便了。」王氏聽了歡喜，便不哭了。立起身對丈夫道：「明早那賽春風二人來討回覆，可辦酒在此等他。那鄔客人寓家久了，只為這親事稽留在此，不曾回去。若一時做了親，他就要去了，連連可製造些妝奩才好。」李花兒一一應允。次日，二人果然絕早就來。李花兒相見了，一說就成。鄔匪聞知大喜，便對賽春風二人說：「擇日做親，一些嫁妝也不要得，我家中自有。如今他既允了時，可將我貨盡數搬了進去，三日後就同新人回家去了。」賽春風又去說了。果然嫁妝也一件不制，嬌姐就與匪成了親。三日後，便另叫了一隻小船。程汾橋的貨物也賣了，因是匪有了家眷，不好同船，他自別了另去置些回貨，遲日搭船不題。

卻說這匪出外生理，家中巨萬私囊，盡托與一個姑夫的兒子，叫做陳一管理。這陳一是個少年遊手之人，因匪出去了，他就生心嫖賭起來。嫖賭得半年，恰好把匪這些私蓄，盡數花費了。適值朝裡是宰相賈似道弄權，派行江南買置官田，收穫私利。行到閩中府縣，各裡富戶，盡數賠累受苦。這鄔匪財主名兒，那處不曉，縣中將他僉了個首名，派買官田五百畝。買這五百畝田，只要得五千銀子，雜項使費鋪墊，倒也要四五千兩。這匪只得萬金家計，娶這嬌姐，就去了三四千的貨物，又被這陳一敗去了幾千，只得又將家產、田地自家變賣了，去買官田，那裡夠完官府派數？官府又日日帶出比責，勒限要他買完。

卻說這嬌姐，起初只說嫁個財主，受用一世，那知一回到家中，匪反被關在監裡監追，自己家產都賣了，私蓄也都乾沒了，潮州貨物已是都與了娘家，如今弄得千乾淨淨。要死要活，哭泣不住。看看日久，匪完官不來，賈似道又行文下來，如三個月滿限之後，有不買完官田，盡行斬首。匪聞知，心裡急了，自思量道：「我當初不合要討這婦人，誰知是個破軍星照命，一走進門，就弄得人離家破。廣裡貨物，白與了他家；又因回家遲了日子，被這陳一又敗去若干。想這禍根，都為這婦人起的，我不取得他也罷了，卻被剝削那沒天理的程汾橋什麼尋個本處做媒的一句說話，誰知說倒說成了，如今害得我受苦不淺。我恨不得殺了那程汾橋和這嬌姐，方才洩得這口怨氣！」好笑鄔匪不懊悔自家要娶妻子，壞人名節，不念自家該受此報，反恨那程汾橋的言語起來。他動了這個心，因官府又比得緊，說三個月滿就要斬首，隨即走出監門口，就央一個存好心、專積善、慣寫狀子的，如此如此說了一遍，怎生算計那程汾橋來替我頂了缸也好。那寫狀子的道：「這個不難的，多送我幾分銀子，就斷送他了。我如今替你寫一紙供狀，供稱現有萬金資本，托付夥計程汾橋，潮州賣貨，乞批差到衙提來，不一日就可完官了。只說有三個月的限，待拿到程汾橋時，再與他個謀占人妻，活吞血本的罪名兒，他遍體排牙，何處分訴？有什麼難處之事？若程汾橋完官未了，情願將嬌姐官賣湊數，卻不一舉兩得？你的斬罪就免了！」匪大喜，立等他寫了一張供單狀子。次日，本官追比，匪就遞了上去，求免加刑。本官當堂准了，即出火票、火簽，飛差二名，提拿欽犯程汾橋，限十日潮州回話，即准免匪本身之罪。

只說那程汾橋的貨都賣了，到是李花兒感激他成就了女兒親事，無以為報，留他還住在家，替他收買廣東回貨，卻是銅錫、香草、花梨等物。此時貨已置完，將次起身，恰好悔氣難逃，剛走出門，被這閩府差人，一索子就登時縛了。汾橋說：「我有何罪？」差人取出來文，與他看了，不知從何處說起，不知一些來歷。差人僉了許多封條，把貨都封起了，連那李花兒的私物，也都封了。貪著匪這些貨，都不曾出脫，白白送了一個女兒，仍舊都封了去。差人又說：「主人家也不可放鬆了。」把李花兒夫妻兩個，也一齊縛了。不則一日，把這程汾橋扭解回閩府，官勒限三日叫他變賣貨物，完買官田五百畝之數；如到三月日滿限，即行斬首，乃是賈丞相傳出聖旨，誰敢不依？鄔匪暫放回家，取地方鄰里保結收管，倒將程汾橋上了枷鎖，在牢中含冤受罪。家中妻小，自在徽州，又不知道，就寄信去，一時有誰搭救？眼見得要無辜而死了。起初還有些相識來看望他，或來周濟些銀錢，後來知是賈似道丞相要他買官田的緣故，都驚得不敢來望；那些貨物，還思量拿來變賣，不想差去的人，都一齊分散了。剩得些花梨木器皿，所值不多的，當官估驗，也是故事而已，如何夠足這萬金之數。看看三個月的限期將滿，程汾橋日日只得在牢中痛哭，思量一個雪冤的官兒，出去首告，如何能得？只好守死罷了！自己又悔道：「我與鄔匪做了一世夥計，也不曉得他是這般樣人，我又不曾欺他，他要討李花兒的女兒，我倒叫他尋本處媒人，如何保今日反害我至死田地？這樣冤仇，不明不白，只好待來世報他罷了。」

不說程汾橋含冤係獄，卻說那廣東的真秀才一舉成名，到京聯捷，就中了狀元，尹谷榜的進士，選了衡州知州，異政如神。到京就點了八閩廉訪使，專一與人雪冤理枉，做官清正，剛直無私，真個是龍圖再世，君實重生。到了八閩之任，先行牌府縣，要審錄獄中重囚監犯。府縣官吏慌忙造冊送呈，第一件就是未完官田斬罪，原記鄔百順，程汾橋，並嬌姐、李花兒、王氏、罪犯五名，一同解到廉訪使真爺衙門來。真個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一行人犯都到了。真爺看了名字，吃了一驚，暗自付道：「兩年前，有個福建客人鄔匪，曾同一個程汾橋，來到廣中做客，娶了李花兒的女兒，那女子曾許我來。我雖不曾行得聘物，他卻也不該來謀妻。那李花兒的女兒，也不該就又嫁了。我如今若提起這事，只道我公報私仇，就度量窄小了；我若不提起時，這些愚人那知就裡？只道他們是終身富貴，我是終身貧窮的。」恨恨不已，將就把眾人口詞，問了幾句。那鄔百順一口咬著程汾橋做的，程汾橋總然只推是鄔百順自造之謀，兩個硬硬彼此相推，真爺都不理他。左思右想，停了一會，只向案上提起筆來，向那一宗文案後面寫：

鄔百順奪妻傾家，程汾橋贊惡受非。李嬌姐負心貪濁，真廉訪明鏡剖沉。

眾人那知這真廉訪是個好才學，州府水北巷李花兒愛才，親許女兒的真秀才，卻倒有今日哩！眾人不知這個緣故，一齊在下面叩頭的不住，謝罪道：「這都是小人們自造的罪孽，如今被老爺說破，都自知果報，也各無悔恨了，只不知爺爺方到任得三日，如何就採訪得這般詳細？就是神明眼見的，也沒有這等明白哩。」青天爺爺，叫個不了。真廉訪說了半日，看他眾人隨頭不住的，忽又大笑道：「你這些奴才賤婢，你兩年前只道是自己終身富貴，不了男子，便揮金如土，愛人美色，奪人女子，不顧喪心；婦人家就忘情負義，背誓違盟，只貪眼下臭財，那知轉身為恥，失節辱身，今日反受苦惱，辱及於夫。無恥賤婢，你眾人道我是誰？就不曉得此事麼？」又取一張紙，寫下八句，擲將下來：

廉訪貧儒，真生依舊；朋友冤愆，婚姻翻覆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；何恩何仇，自作自受。

眾人看了，才知這廉訪老爺，就是當初賴他親事的真秀才，一發大家情虛，只是叩頭求饒。李嬌姐聽說是日前許嫁的貧秀才，如今坐在上面審問這事，又羞又恨。羞的是自己無情，恨的是當初錯嫁，卻是遲了，一頭就向丹墀石上，撞開頭死了。真廉訪看了道：「這婦人也值得一死罷。」又大聲向眾人吩咐道：「我老爺若是報冤，不知今日了。只是我釋放你眾人出去，都要學做好人，不可仍前肆惡為非。」因此反替他眾人出了一張回文，到賈丞相處，說鄔百順名下五百畝，已今完買三百畝，其餘不能買完，暫與有免；程汾橋原係隔府寄居，釋回原籍。程汾橋放了枷鎖，得了性命，叩頭自回徽州去了。鄔百順妻子嬌姐已是死了，同著李花兒夫妻，哭了一場，抬出燒了。這才是使心謀人妻子，落得家破人亡，也不枉了。真廉訪審結完這一案，閩廣百姓曉得是他身上事的，都道他厚德仁心，是當年的君實；不曉得是他自己事的，也又道他聰明正直，是重見的龍圖。後來真廉訪直做到平章地位，生三個兒子，累世顯榮，簪纓不絕。有詩為證：

他人妻女莫貪求，富貴也因宿世修。

貧賤失時君莫笑，有仁積德倚天庥。

